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古本水滸傳 第十六回 聞統制大戰朱笏山 高太守生還沂州府

話說當時史進見城門緊閉，就欲殺奔上前，搶奪城關。朱仝叫他且慢，說道：「放著啟關鑰匙在此，且行一試。」便將太守翻轉身來，仰面朝天挾著，把刀擬准他脖子喝道：「你這廝如要活命，快快喝令開城，叫不開時，就把你一刀兩段。」朱仝把刀撇下幾撇，做個勢子，嚇得太守極叫道：「前面守關將士且莫動手，俺是本州高太守，如今被擒在此，你們趕快開放城關，讓這班好漢出去，救俺性命。」韋豹見太守如此受辱，勃然大怒，喝令兵士殺奔上前，救取太守。眾兵士一擁而上。槍刀齊發，燕青、史進、雷橫揮刀抵敵。朱仝索性放下兵器，把太守舉在手中，左右舞弄，當他傢伙使用。眾兵士恐傷太守，只得收轉兵器，一齊倒退下去。朱仝兩手舉得高高，喝一聲道：「再不開城，俺就用力一擯，教這廝立刻變做肉餅。」韋豹十分羞忿，屢欲上前廝殺，可是顧及太守性命，又不能行強，只得忍氣吞聲，喝令啟關。四人見城門開放，如同猛虎出柙，飛步而走。韋豹大喊：「慢走，怎不把太守釋放。」四人不應，只顧飛奔。韋豹在後縱馬追趕，只叫：「留下太守去。」人力怎及馬力，超過一程，就被追及，韋豹又叫：「留下太守。」朱仝朗聲答道：「不是俺們反悔，因還有一事借重太守，且待數日後放回。」韋豹大罵：「無信義的強賊，安敢戲我！」拍馬舞劍，直沖過來，史進就舉樸刀相迎，鬥不數合，雷橫捻刀上前夾攻，三人一騎，轉燈兒戰在那裡。燕青對朱仝說道：「今日我們吃虧沒有馬匹，不則早趕到朱笏山了。」正說時，燕青望到對面，見遠遠地塵頭大起，叫聲：「不好，州中大隊追兵來也。」便把高衙內首級交給朱仝，教他趕緊先走，請魯智深、武松快來救應。朱仝挾了太守，提了首級，飛步狂奔，徑向朱笏山來，只見一人健步如飛，對面趕上叫一聲：「朱頭領。」朱仝住步看時，卻是飛毛腿劉通，不禁大喜，就教他提了首級，挾了太守，火速去朱笏山報信。朱仝翻身復回原路，但見追兵已到，統制聞達和兵馬都監韋豹，正與燕青、史進、雷橫大戰。當州衙裡事變初起，聞達認做賊人擾亂行劫，並不當他大事，只教緊閉城關，將賊人悉數捕拿，毋令漏網。不想接連警報飛至，強人殺了高衙內，又劫了太守，傷人無數。聞達這一急非同小可，親自提兵奔來救取，聞報強人早已賺出城關，韋都監單騎趕去。聞達立刻引兵出城，拚命追趕，追到雲林地道處，見韋豹在彼力戰，聞達連忙拍開坐馬，上前助戰，眾軍士發聲喊，就將三人歸路截斷。此刻朱仝趕到，奮力殺入，才得與三人並做一處。燕青、史進大戰聞達，朱仝、雷橫敵住韋豹，聞達是沂州驍將，一桿大刀，神出鬼沒，又兼生力，燕青、史進一路奔走，氣力已乏，走既不能，戰又難敵，如何是好。正在這危急分兒，猛聽得軍士大亂，卻是魯智深、武松二人，將引一千嘍囉趕到，如同虎入羊群，為頭兩個兇神的禪杖、戒刀，當著便死，眾軍士怎能抵敵，紛紛亂竄。四人聽得救兵來到，精神陡長，燕青就裡摸出弩箭，窺個空，只一箭放去，聞達下頰射個正著，大叫一聲，飛馬而走。韋豹無心戀戰，急行掣轉雙劍，縱馬奔逃，許多兵卒，都向沂州方面退去。眾頭領見追兵已退，徑回朱笏山，燕青等四人便將衣服換了，見劉通把太守綁在柱子上，高衙內首級高高懸掛，煞是好笑。劉通就教宰殺幾個豬羊，在山寨內宴請眾頭領，慶賀成功。當夜，眾人暢飲，整備明日回梁山泊。燕青道：「俺們乾了這場大事，不見得就此干休，明日官府裡只怕就有動靜。」魯智深道：「恁地，灑家便不走，再殺一陣也好？」次日辰初時候，只見嘍囉引一人進來，眾人看時，乃是神行太保戴宗，共問：「戴院長怎地到此？」戴宗道：「你們好樂，累俺奔波苦也！公明哥哥盼望你們，多日沒得音信；林武師又臥病纏綿，不見大好。哥哥好生憂愁，遣俺上山打探，昨日趕到萊陽驛，探得你們都在這裡，沂州府已鬧個大亂子，俺因天晚不及趕路，就下宿在萊陽驛。今日到此相會。」燕青道：「林武師恁地淹纏，如今已覺得好藥方，拜煩院長帶去。」智深拍手叫道：「灑家只顧得廝殺，爭些兒忘了此事，院長回山，便將高衙內這驢頭拿去。」便把首級取下，四週用黃蠟塗了，裝在一個木籠中，交戴宗拿了。智深對戴宗說道：「院長回山，上覆公明阿哥。這數日之內，大夥兒都要回來，不須再發人馬相助。」戴宗點頭答應，吃過一頓素食，背上木籠，便行起身。七人相送下山，但見他口中唸唸有詞，作起神行法，喝聲：「去也。」展開雙足，宛若追風逐電，頃刻不見。劉通見了歎道：「梁山泊有此異人，怪不得要日見興旺！俺自負最能走路，一日趕奔三百里，人家都叫俺飛毛腿，若與戴院長相比，俺只算是個呆豬。」說得眾人大笑。劉通引眾人玩了一回，看過幾處景致，剛回到寨內坐定，只見嘍囉報導，州里數千官兵殺奔前來，離山只有數里之遙，請做準備。嘍囉退去，智深請燕青主張，將人馬分撥停當，忽聽山下炮聲沖天而起，官軍已到。魯智深、武松、史進三員頭領，就引嘍囉沖下山岡，但見官軍隊伍嚴整，旗幟鮮明，在平川曠野列成陣勢，只待廝殺。武松道：「官軍來勢不善，俺們自要留神，不可輕敵。」智深道：「你休短氣，不來由他，來的灑家便殺。」說話剛畢，兵馬總管聞達縱馬而出，大叫：「背信強賊，今日若不放回太守，送還高衙內首級，本統管立把這巢穴踏為平地。」智深大怒，直撲馬前，舉起禪杖就打。聞達一面招架。喝聲：「賊亮且退，教射俺的強人前來納命。」智深不應，禪杖疾風一般捲進，兩人大戰了五十多合，不分上下。史進看得火發，舞動三尖兩刃刀，拍馬上前，魯智深見史進殺到，退回本陣。聞達全不懼怯，又和史進力戰。一員偏將叫做溫欽，看看總管不能取勝，挺槍縱馬，夾攻史進。武松飛步而出，使展雙戒刀，將聞達戰住，史進就鬥溫欽，兩對兒如龍虎般相爭，驚心動魄。鬥到分際，只聽得官軍隊裡一陣喊殺，兵馬都監韋豹，在後趕到，出馬助戰。這裡魯智深倒拖禪杖，重行殺出，接住了韋豹，真是一場惡鬥。溫欽一桿槍卻也不弱，鬥到二十個回合以外，才被史進一刀劈下馬背。武松聽得史進獲勝，奮神威滾到馬前，一刀砍去前蹄，聞達在馬背倒栽下來，官軍死命救人陣去。韋豹不敢戀戰，迸開智深禪杖，拍馬逃回。嘍囉乘勢大殺一陣，得勝回山。智深回進山寨，幾次要殺太守，眾人勸止。武松道：「師兄你須省得，這廝正有用處。」智深想了一想，叫道：「灑家粗魯，那三十二個嘍囉，不是失陷在沂州府麼？」武松道：「不為這三十二人時，這賊驢太守的腦袋，一百個也都砍去。」智深便與燕青、朱仝商量，請二人定計。燕青道：「且待來日看事行事。」

一宿無話。次日，嘍囉進寨報導：「有個將官單騎直到山下，要那位頭領去答話。」智深說：「好。」拖了禪杖就走。少頃，回來告訴眾人道：「來的是兵馬都監韋豹。他說三十二人並沒殺害，要將他們換取賊驢太守。灑家想，好容易拿他到手，若輕輕放回，委實有些不願，但又捨不得三十二人，好生難決。」武松道：「去了一人換回三十二條性命，自亦值得。」燕青道：「索性玩他一下，你去說，若要換取太守，必須如此才行。」智深道：「只也很好，灑家便去。」重行奔下山岡，對韋豹說道：「你要將人交換，灑家很願，只是孩子們不服，如能外加一萬金銀，便把太守放回。」韋豹道：「數目太大了，你且等著，俺去稟了總管再說。」便回馬去見聞達，將情告個備細。聞達怒髮沖冠，大罵：「強賊如此無禮，俺因顧全太守性命，委屈求全，不想竟恁地放肆，如今便去拚個死活，俺的性命也不要了。」韋豹勸道：「總管話雖不差，但是高衙內死於非命，太守又落強人手中，死亦無補於事，還是設法救取太守脫身，我們也可減輕一點干係。」聞達又羞又惱，別無良法，只得說道：「恁地，俺就照辦。」韋豹再到山下，與魯智深說了，約定明日交換。智深自回山上不提。

且說聞達一心要救太守，不敢遲延，將兵馬交韋豹暫掌，連夜趕回州城見太守家屬，將情告說，立即備齊一萬金銀，又提出三十二名嘍囉，一併裝在車輛上首。次日起早動身，聞達親引軍兵押著，徑趕到朱笏山，眾頭領得報，就引嘍囉下山，兩方排成陣勢。聞達、韋豹一同出馬，高喊：「快放太守。」智深上前應道：「你只一個，俺們共有三十二人，理應先行放回。」聞達無奈，只得將三十二人一齊釋放，又解送一萬金銀過來，這裡點收完畢，始取太守下山，鬆去繩索，推出陣前。史進叫道：「你這奸黨，你這害民賊，死罪免去，活罪難饒，且留下個表記去。」就拔出腰刀，割下他一隻耳朵，鮮血淋漓，太守負痛狂奔，直入官軍隊裡，眾嘍囉見了，一齊拍手大笑。聞達見太守受辱，羞忿難禁，拍馬沖出陣前，大叫：「還有高衙內一顆首級，怎不將來？」史進道：「你們沒曾說起，這個不算。」武松叫道：「這廝的腦袋，早拿回梁山泊去，送給我們林教頭當夜壺用了，便有金銀十萬，休想換取。」聞達一聽大怒，縱馬搖刀，直取武松，武松起雙戒刀接住。戰到中間，魯智深、史進、朱仝、雷橫四人，引嘍囉直沖對陣，逢人便殺，官軍登時大亂。聞達一看不好，擋開武松兵器，拚命奪路而走。韋豹仗著一對金裝鋼，緊緊護定太守，一路向沂州

府退去。只苦了那班兵士，被殺得死傷狼藉，血流遍地。太守回到州城，聞達便來請罪，自責保護不週，太守此刻驚魂未定，也沒話說。計點士卒，十停中去了半數，聞達咬牙切齒，聲言此恥必洗。就這場大亂事裡，城中軍民也傷亡不少，太守內衙，共殺死男女一十三名口，高衙內死在床上，沒了腦袋。太守見了，放聲大哭，叫一名巧手匠人，用沉香木雕成人頭，裝在衙內腔子上，從豐棺殮。一面飭遣差官，飛報進京，自請處分。當日出事以後，戴修明早被官府拿下，說他通同強盜，殺害高衙內。戴修明極口呼冤，且自拘禁大牢，待太守回來親訊。見今太守回州，卻因耳傷不能坐堂。次日，三十六人忽從山上放回，一同來見太守，告稟被劫始末情形。太守說事情太大了，你們都不能走，且同戴修明一起監押，待京中來文如何辦理。

卻說東京的高太尉，這幾天只覺心驚肉跳，坐臥不寧，不知主何吉凶，正自狐疑，忽報沂州差官來到，呈進文書，高太尉拆開一看，登時倒在交椅裡，氣死過去。經許多人叫喊施救，好半晌才得甦醒，只叫一聲苦也，雙淚迸流。教差官且行回去，隨後遣派軍兵來沂州，起運衙內棺柩。差官去後，高太尉越想越覺痛恨，切齒說道：「我若不將梁山泊踏為平地，誓不為人！」便擬奏明當今天子，再派兵將征剿，替兒子報仇，不在話下。一面卻先行派出心腹將佐，引領軍兵，晝夜兼程而進，直趕到沂州府衙門中。高太守接見來人，便將戴修明等三十七人交出；又把嘍囉身上剝得的衣服，一共三十二套，並行呈解進京，聽候高太尉發落。這幹將士等押著三十七人，又扶了衙內靈柩，迅速回京，沿途地方官都派兵護送，路上並無耽擱，直至京中。高太尉見了靈柩，不由傷心痛哭，料理安葬。卻把戴修明等辦個通同強盜，發下官府審問，三十七人都口喊冤枉，申述當時被劫情況，實非通同強盜。連坐幾堂都是如此，高太尉無可奈何，悲歎幾番，命將三十七人一齊開釋。從此與梁山泊冤仇更深，常思報復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朱劬山六員頭領，將沂州太守放回，換還三十二人，索得一萬金銀，便行商議回山。燕青道：「這亂子越鬧越大了，我們鬧了沂州，殺了高衙內，高俅這廝怎肯干休，定要派遣大隊官兵，前來征剿。這裡只有數千人馬，又兼孤山難守，何能對敵，還是趕緊回去為妙。」朱仝道：「小乙哥主見甚是，我們下山至今，日子已多，作速回歸山寨，免得公明哥哥盼望。」魯智深說：「好，要走就走。」便向後山取出三十六人，一齊釋放下山。又教劉通趕快收拾，收拾停當，就放起一把火，將寨柵燒個乾淨。一行人眾下山，歡歡喜喜，共向梁山泊進發。路上，武松說道：「如今索得這賊太守一萬金銀，俺思拿回山寨，未必多大希罕，便送與林教頭，他也不到得會受領；不如拿來散給窮民，替林教頭病中造福。」燕青道：「林教頭被高俅父子害的家破人亡，算來最苦，俺和朱都頭想出此計，索這筆金銀來，原擬送給林教頭，教他做場大大的功德，超度他娘子昇天，如今拿來散給窮人，更勝於作佛事，恁地更好！」武松道：「這筆金銀，本是賊太守搜刮民間得來，如今仍施與民間，再好沒有。」魯智深聽了，叫道：「恁地，休多說廢話，只今便行。」便教劉通為主，將引十名能幹頭目，百名嘍囉，把這一萬金銀沿途俵散。那班百姓歡天喜地，都在背後說道：「時世變到這樣，官府假仁假義，卻大半貪贓枉法，行惡虐民。殺人放火的強盜，反把金銀施贈人，無怪天下要鬧得不安！」從此梁山泊三字大名，民間叫得更響。

話休絮煩。只說眾人一路進程，那日已抵梁山泊大寨，六員頭領引劉通上山，見過宋江、盧俊義兩位都頭領，給他一個職事，安頓好新歸附的嘍囉，山寨內就大排筵席，一來慶賀，二來替回山的幾位頭領洗塵。眾人正吃得開懷時，只見一人走到筵前，撲翻身軀，向回山的六員頭領便拜。